



一九三五年，台灣正流行小曲調歌謠，古倫美亞唱片在當時的「朝風咖啡室」三樓，聘請日本歌星來台。此圖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攝，前排左起依序為：周添旺、蘇桐、李臨秋、陳君玉、雲峰、鄧雨賢、姚讚福等人。純純和愛愛也受聘成專

一九三五年，台灣正流行小曲調歌謠，古倫美亞唱片在當時的「朝風咖啡室」三樓，聘請日本歌星來台。此圖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攝，前排左起依序為：周添旺、蘇桐、李臨秋、陳君玉、雲峰、鄧雨賢、姚讚福等人。純純和愛愛也受聘成專

一九三五年，台灣正流行小曲調歌謠，古倫美亞唱片在當時的「朝風咖啡室」三樓，聘請日本歌星來台。此圖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攝，前排左起依序為：周添旺、蘇桐、李臨秋、陳君玉、雲峰、鄧雨賢、姚讚福等人。純純和愛愛也受聘成專

一九三五年，台灣正流行小曲調歌謠，古倫美亞唱片在當時的「朝風咖啡室」三樓，聘請日本歌星來台。此圖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攝，前排左起依序為：周添旺、蘇桐、李臨秋、陳君玉、雲峰、鄧雨賢、姚讚福等人。純純和愛愛也受聘成專

一九三五年，台灣正流行小曲調歌謠，古倫美亞唱片在當時的「朝風咖啡室」三樓，聘請日本歌星來台。此圖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所攝，前排左起依序為：周添旺、蘇桐、李臨秋、陳君玉、雲峰、鄧雨賢、姚讚福等人。純純和愛愛也受聘成專

# 花蕊凋落要如何 臺灣第一代女歌星純純

問上凹陷的雙眼，  
純純似夏花的生命，  
戛然而止，  
回顧她的一生境遇，  
就如同她所唱紅的〈雨夜花〉一樣，  
讓人感嘆紅顏薄命。



純純，本名劉清香，一九一四年生，是家中  
的獨生女，父母在廟旁擺麵攤維生。廟前  
常請歌仔戲班來酬神戲。棚上，鬧場急急落  
下，嗶啞尖聲吹奏，似在通知村子裡的居民，好  
戲就要上演了。純純纖細的雙手，泡在肥皂水裡  
洗碗，兩眼卻總緊盯著戲台上的演員——那扮相  
俊俏的小生，與唱腔甜美的小旦，都讓她陶醉心  
動，也讓她在心裡許下要當歌仔戲演員的願望。  
純純在十三歲那一年，放棄未完成的公學校  
教育，加入戲班學戲，因扮相俊俏，又天生一副  
好嗓子，沒幾年就成了當家小生，迷倒不少市井

小民，一有她的戲，就跟著戲班跑。  
桃花泣血記 一曲而紅  
一九三二年，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的黑白無聲影片  
「桃花泣血記」來台放映。初期的電影為黑白且無聲的默  
片，需仰賴樂師的現場演奏和「劇情解說人」（俗稱辯士  
或旁白士），以幫助觀眾了解並欣賞劇情。當時電影業者  
為了廣為宣傳以招徠觀眾，特別商請擔任電影旁白士的詹  
天馬，依照電影劇情，寫下這首〈桃花泣血記〉的歌詞，  
再交由當時「共樂軒」西樂隊指揮王雲峰（補破網）作曲）  
譜曲，並由古倫美亞唱片會社的日籍老闆柏野正次郎，請

《滿面春風》  
陳冠華  
陳冠華  
陳冠華



純甜美歌聲，透過曲盤，在日據時代，撫慰過無數苦悶的心靈。短暫的婚姻雖曾帶給她快樂，卻也如被下毒咒般，提早結束她似夏花的生命。

稱的「肺癆」。在日據時代，染上肺癆，就等於染上絕症一樣，不但無藥可救，而且，身邊的人也有隨時被傳染的危險。

純純的母親，曾多次要求她以事業和身體為重，離開日本丈夫。但死心眼的她，卻自認收入頗豐，不在意丈夫吃軟飯，同時也以為：只要自己細心照料，丈夫的病或許會奇蹟似的好轉。就是基於這些想法，她不顧周遭親友的反對，沉醉在自己一手編織的婚姻美夢裡。

這樁婚姻，確曾帶給她快樂。曾多次和純純

遠赴日本錄音，擔任樂器演奏的老師傅陳冠華生前表示：「純純結婚後，歌聲變得更輕柔，也更甜美，讓人聽了心情也跟著輕鬆起來。」她在一九三六年灌錄這首由周添旺作詞、蘇桐作曲的《風微微》，簡直就是在傾訴自己的快樂：

風微微  
吹著花蕊送著香味，  
咱的做陣甜甜蜜蜜，  
哥哥啊！你看咧，  
東平的月 曖曖！  
親像為咱出上天。

重拍的《桃花泣血記》劇照。



屬歌星，備受禮遇。

或許受惠於戲班角色扮演的訓練，讓純純在感情的詮釋上收放自如，由她主唱的歌曲，幾乎首首暢銷，更且傳唱至今，如《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但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愛愛（唱紅《滿面春風》台灣第一代女歌星）的憶述，純純早年在戲班，因為一場意外，裝了一隻義眼，加以生活無定，在日本錄完《雨夜花》回台後，就入院動大手術，足足休養了半年多。所以，當時上電台，或到戲院隨片現場演唱等宣傳工作，都落在愛愛一人身上。因此，至今仍有不少老一輩聽眾以為《望春風》、《雨夜花》是由愛愛主唱的。

### 多情空遺恨 紅顏薄命

同是台灣第一代女歌星，又屬同一家唱片會社，純純和愛愛也培養出如姐妹般的情感。對於純純的感情世界，愛愛語帶感慨地說：「多情害慘了她！」

純純曾在台北後火車站新舞台的斜對面開了一家茶店，店名叫「布拉基嚕」（「黑人」的意思），

原意為「巴西」，即產咖啡的地方。因為知名度的關係，生意不錯，也發展出不少羅曼史。她曾經愛上一個來店裡喝咖啡的台大學生，兩人情投意合，男孩也有意娶她為妻。但男方父母認為自己家勢顯赫，怎麼可以娶一個曾是戲子，又是賣唱的女人作媳婦，便以門不當、戶不對為由，堅決反對，兩人遂告分手。

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台灣正在流行小曲調歌謠，古倫美亞唱片順應這股潮流，在現今的台北中山堂前，也就是當時的「朝風咖啡室」三樓，裝設了一間臨時錄音室，聘請日本技師檜山保來台，開始灌錄小曲調歌謠。這首由周添旺作詞，陳秋霖作曲的《落花吟》，讓情場失意的純純唱來，彷彿就是在傾訴自己的心聲：

快樂相愛彼當時，  
不八（會）離身邊，  
那知伊無想阮心意，  
將阮來放離，  
曖曖！可恨令人悲。

和台大學生分手後，純純又愛上一位來店消費的日本人白石先生，並和他結婚。這樁婚姻雖曾帶給她短暫的快樂，卻也如被下毒咒般，提早結束她正似夏花的生命。

許是裝有義眼，讓她自覺殘缺，也或許是戲台上假風虛鳳的戲劇情節，讓她心生嚮往，使她汲汲於尋找愛情來填補心靈的空虛。而愛起來「不顧一切」的個性，也讓她聽不進親友的勸告，更看不清真實生活的警訊。

日籍丈夫，婚後不但好吃懶作，而且染有肺病（即俗

## 共同疼惜咱的台灣

台灣很美

人民善良、勤奮、堅強、樂觀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地方

是咱永遠的故鄉

## 42期預告

# 回饋專輯

(電基會回饋地方的報導)

91年9月20日截稿

### 【歡迎來稿】

- 請附真實姓名、身份證字號、戶籍地址(含區、里、鄰)、聯絡地址及電話、傳真，發表時可用筆名。來稿文約兩千字，最好用電腦騰打列印並附磁片，或用e-mail傳寄。
- 凡所提供文字內容、照片圖形，須皆無著作權爭議，文責由作者自負。
- 來稿請搭配相關圖片，並請寫圖說，圖片用完退還。
- 因發行量有限，為便利大眾閱覽，刊登於《源》之文圖將免費提供網路轉載，歡迎網路轉載。
- 《源》稿費每字1.6元，圖片每幀400元，手繪插圖700元。經轉載之文章，不另支付稿酬，不願被轉載者請註明。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第40期

發行人：黃德芬  
編輯人：黃仁勇  
發行顧問：方良吉、吳再益、吳璋璠、吳義林、吳豐盛、李 毅、李錦田、林清吉、張元加、黃陳旦、劉忠雄、劉健哲  
編輯顧問：李 男、李漢中、杜悅元、余蔣蓮、涂正義、樓惠宏、劉宏基

主 編：林枝旺  
校 對：賴海海  
助 理：黃惠瑋

發 行：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  
地 址：106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45號4樓  
電 話：(02)2362-0285  
傳 真：(02)2362-0944  
E-mail：pdf@ms39.ntl.com.tw  
網 址：http://www.pdf.org.tw

編輯企劃：台灣綜合研究院  
電 話：(02)8809-5688 ext 108或110  
投稿專用：lin@tri.org.tw  
傳 真：8809-5032  
地 址：251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27號29樓

美術執行：李男工作室  
電 話：(02)2356-7518

印 製：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02)2226-912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539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555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源》每期分送各公私立圖書館，請就近參閱。個人可親向附近台電所屬機構索取，或附回郵信封寄台綜院索取(送完為止)。

歡迎各社區、團體、醫療機構等之圖書室來信索閱，自次期起寄贈。

居住台北地區者，可親至「台電總公司」及「電基會」直接索取《源》，送完為止。

讀者來函請寄電基會《源》雜誌收。歡迎轉載《源》文章於網路上，請先取得書面同意。

歡迎與本刊交換刊物。



《桃花泣血記》後來曾有電影業者重拍，此圖為重拍時的劇本封面。

一九三七年春天，日本秋田縣發生一件震驚社會的悲劇：一對年輕男女，因雙方父母反對而無法結合，女孩竟為情自殺，當晚，男孩潛入女孩家中，偷偷抱走仍停放在家中的女孩屍體，來到兩人私訂盟約的海邊，緊擁著女孩冰冷的屍體，最後服毒自殺。這起殉情事件，成了熱門話題，周添旺就順勢取材，自譜詞曲寫成《天國再緣》的男女合唱曲；由純純演唱女聲，愛愛演唱男聲。哀怨的曲調，聽在耳裡，讓人不禁為這對為情走上絕路的男女，同掬傷心淚。

是巧合也罷，是命運捉弄也好，隨著丈夫逐漸加重的病情，純純也陷入死別的恐懼當中。雖然母親一再勸她遠離丈夫，以免被傳染，但癡情的她，卻在丈夫斷氣後，還對丈夫作告別之吻。根據日據時代的民間習俗，在得肺癆的人斷氣後，家屬要煎一個蛋，而且要煎得像一個輪太陽的形狀，並將蛋

蓋住死者的口鼻，以防病菌散播。但純純因抽咽而顫抖的手，卻怎麼樣也握不穩手中的鍋鏟。一次又一次地煎著，好不容易才煎出個像樣的蛋包，等到親手將蛋包蓋住丈夫的口鼻，純純再也抑制不住地放聲大哭。許是長期朝夕廝摩所致，在丈夫死後不久，純純也發病，而且證實染上肺癆。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各家唱片會社重新調整內部人事與發片計劃，純純也在同一年離開古倫美亞唱片會社，轉入「日東」唱片。隨戰事吃緊，很多台籍青年被迫或遭強拉去當日本軍伕，無數家庭就這樣被活生生的拆散。轉入日東唱片擔任臨時歌手的純純，也因而再度唱紅由鄧雨賢譜曲的《送君曲》。

由於時局動盪不安，生活物資缺乏，工作又不穩定，讓她無法好好調理身體，加上肺癆第三期的煎熬，使她的歌聲日漸走調。身心俱疲的純純，儘管有鼓手那卡諾(光復後寫《望你早歸》而成名)的陪伴，終究還是日薄西山，回天乏術。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純純閣上凹陷的雙眼，告別璀璨卻多舛的一生，享年二十九歲。麗似夏花的生命，戛然而止，讓人感嘆紅顏薄命。回顧她的一生境遇，就如同她所唱紅的《雨夜花》一樣：

花落土 花落土，  
有誰人 可看顧，  
無情風雨 誤阮前途，  
花蕊若落要如何。